

问题电缆暴露招标问题

赵志疆



今日论语

西安地铁三号线是西安唯一有地上开行部分的轨道线路,由于地面通行路段经过诸多风景秀美地区,被誉为“西安最美地铁”,但最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,却不是因为美景,而是因为严重的安全隐患。

3月20日晚,西安市政府召开发布会,公布西安地铁三号线电缆检测结果,经由西安市质监局3月17日在西安地铁三号线石家街、香湖湾、保税区三个站点随机取样的由陕西奥凯公司生产的五份电缆样品,经过检测均为不合格产品。西安市常务副市长吕健在发布会上鞠躬,向全市人民道歉。随后,奥

凯公司法人代表王宏伟对公司以次充好、供应不合格电缆的行为供认不讳,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,向全市人民悔罪、道歉。

“问题电缆公司负责人跪地道歉”的画面在网络上火热传播,王宏伟的措辞不可谓不诚恳,不过,数日之前,他和他的奥凯公司显然不是这个样子。3月13日,网络上一名自称陕西奥凯电缆有限公司员工的网友发布《西安地铁你们还敢坐吗》的贴文,称西安地铁三号线整条线路所用电缆偷工减料,各项生产指标都不符合地铁施工标准,存在安全隐患。3月15日,奥凯电缆公司发布声明,表示已经报警,在公布的报案材料中多次出现“犯罪嫌疑人”之类描述,其强硬可见一斑。

随着西安市公布官方调查结果,指控他人“刑事犯罪”者自己反倒成了“嫌疑人”。作为电力牵引的电动列车,地铁系统的全部运行都依靠电力来完成,地铁电缆无疑是地铁的“生命线”,此次检查中“全不合格”的电缆产品,是否如其所说在此前多次抽检中“全部合格”?答案恐非如此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,奥凯电缆公司曾在2015年11月9日、2016年1月25日及2016年2月22日被西安市质监局处以行政处罚。问题是,屡次出现质量问题的奥凯公司,何以在争议声中不断壮大?

更进一步探究,奥凯公司的“奥妙”显然不仅于此——西安地铁三号线2012年8月开工建设,奥凯公司2012年11月注册;奥凯

公司2014年8月正式投产,2015年4月,就成为“西安最美地铁”的电缆供货商。这究竟是一种巧合,抑或另有隐情?大型市政工程本身蕴含着巨大商机,如果少数部门或个人集规则制定、审查监督、决策拍板等大权于一身,难免会予取予夺只在一念之间。奥凯公司丑闻看似偶然,实则暴露出公共采购的市场混乱与监管漏洞。

经此一役,西安已表示彻查与奥凯公司有牵连的相关企业、政府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,有无合谋参与、权钱交易、利益输送等违规问题。相比起个案的处理,以透明的程序、严格的管理规范公共采购流程显然更加重要,涉及公共安全与群众利益,每一个公共产品都应该代表“城市的良心”。

新民新语

“爱彼迎”

徐轶汝

大学里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是英语新闻编译,因为老师很有趣,他会把“Murderers Caught Thanks to a Monkey”(英语新闻标题)译为“猴眼金睛、凶犯现形”,他常说:你翻得不好,不是因为你英语不好,而是因为你不中文不好。

昨天,当Airbnb的CEO在上海宣布了Airbnb的中文名“爱彼迎”时,我又想起了我的老师,他透过厚如啤酒瓶底的眼镜片看着你:同学,你的中文没学好!

翻译讲究“信达雅”,洋品牌为了打入中国市场起中文名,也可以这仨字为原则。最低标准是“信”——准确,音译或直译即可,比如星巴克、阿迪达斯、微软……“爱彼迎”算是音译,但却远不如直译“空中食宿”更令人一目了然。

接着是“达”,就是通顺,符合中文使用习惯,朗朗上口,比如悍马。“爱彼迎”读快了就成了闽南语的“爱拼才会赢”,而且难听又难念,一下拉低了我对这个品牌的好感度。

至于“雅”,多指用词得体,与品牌的价值观相契合,或者沾点中国传统文化的边,比如经典的可口可乐、宜家、家乐福。可“爱彼迎”三个字,完全没体现出品牌价值。官方微博里有一段视频,大致讲了这个中文名的由来,意思是“让爱彼此相迎”,这句话本身就是个病句。

来看看网友的智慧:爱比邻(取自“天涯若比邻”)、必邻(取自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)、空驿……可以说是音、意、味三者兼具,“爱彼迎”却是“三不沾”的反面典型。

“爱彼迎”遭到一片吐槽,让人不禁为Airbnb在华推广的进程捏一把汗。业内有观点认为,一个失败的名字正是外企本土化战略失策的表象。如果说这个结论过于捕风捉影,那么下面两个现象就比较有说服力了。

一是在Airbnb的官方微博上,很多网友以亲身经历对平台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提出质疑。二是Airbnb的CEO在复旦大学与师生交流,被问及去年底发生的“上戏学生Airbnb毁房事件”时,竟然一阵“懵”,显然对此事毫不知情。看来,除了取名这件事以外,Airbnb的团队还有很多“功课”要做。

别挖话剧的墙脚

日报观点

近来只要与话剧导演、剧院院长聊天,都会说到影视公司大挖话剧团墙脚的例子,激愤、无奈、彷徨之情溢于言表。

原来,只要有人在话剧舞台稍有点起色、前途被看好后,各地影视公司就会找上门来,用影视片签约诱惑演员。谁都明白,拍一集电视剧多少酬金,上一部电影多少价码,而演一部话剧,又能有多少收益。为了未来的身价和知名度,哪个演员不动心?

影视和话剧双肩挑不是不可以,几代艺术家在舞台和荧屏都很出彩的也不少,可演影视剧必然会耽误表演话剧,有的演员拍片一年半载后,话剧功夫难免生疏,还有相当多的演员,影视和话剧并非兼擅,如此一来,影视拍摄不时挖走话剧演员,必然会冲击话剧业。

我们当然不能奢求话剧有如影视那样,有叹为观止的票房,有惊人的观众数量,有天价般的酬

劳,但保护话剧、推动话剧,也不能无所作为。起码应该在资金投入上向话剧倾斜,让话剧从业者,尤其是那些坚守在舞台的演职人员生活无后顾之忧,在相关政策和文化机制上善待他们。

影视公司和演员们也应该明白,20世纪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都是从话剧中走出来的,话剧舞台为他们提供了淬炼表演艺术最好的空间,不断挖话剧的墙脚,其实就是竭泽而渔,自毁影视表演的人才宝库。(陈原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山姑娘：我的秀发何时长出来

近日,网上刮起野生杜鹃热卖风,产自大兴安岭的野生兴安杜鹃成了点缀家居的新宠。然而,大兴安岭的野生杜鹃生长缓慢,一年最多长十厘米。长得慢,卖得欢,这样下去,这道美丽的自然风景将会消失。可别让大兴安岭的春天沦为瓶中风景。天呈画

自由谭

近日,《环球法律评论》编辑部发布一则《本刊声明》称,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红发表于该杂志2010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与德国学者Klaus Martin在先所著作品高度雷同,涉嫌抄袭。“本刊决定撤销张红署名的《19世纪德国人格权理论之辩》一文。”

鉴于《环球法律评论》编辑部声明,张红教授本人已辞去学校法学院副院长职务,学校已免去其法学院党委委员、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。看来,张红教授涉嫌抄袭一事,基本坐实。

学术界频频曝出学术不端事件,且猛料不少,如暨南大学原校长刘人怀就披露:“广州两所知名高校的校长,博士论文百分之七八十是

要让学术抄袭者混不下去

余建民

抄的。”百度一下“论文抄袭”,案例中抄袭者有官员,有教授,也有各个级别的学者,令人震惊不已。记得《三国演义》曾记有这样一件事:张松从西川到许都见曹操,杨修为了夸耀曹操的才能,拿出一卷记录用兵方法的《孟德新书》,张松翻看后暗记于心,接着就说这部书乃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,曹操割窃古人著述,据为己有。随后他便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背出来。曹操知道后,说道:“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?”“令扯碎其书烧之”。在中国的传统美德中,以信行,讲诚信,是非常重要的。《三国演义》虽是“演义”,但反映出

的古人价值观的取舍,却可见一斑。这种诚信精神,在《易经》《春秋》《战国策》等经典中同样有所反映。

当下学术不端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,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美德的丧失,但更重要的是,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暧昧,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不仅是高举轻放,且常常搞“为尊者讳”,处罚机制不完善、惩处力度偏软。虽然目前有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施行,但真正开除、解聘者却寥寥无几。而在一些发达国家,对查证属实的剽窃者的处罚有:解除雇佣合同、降职、减薪、停招研究生、

数年甚至终生不得再申请项目。如此,也意味着当事人身败名裂,在学术界难以再呆下去了。

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对学术不端行为理应严加处罚,直至“零容忍”。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建设和发展,是计在千秋的大事,马虎不得。当然,我们也应该在制度安排和考评体系,包括公民和学者的诚信建设等方面,多做些制度方面的设计,把学术不端者列入失信者黑名单,让他们一次抄袭,处处受限。制度完善了,自然会让那些以身试法者身败名裂,以儆效尤,最大程度减少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。